

六合叢書

朝歌集

张晖 著 张霖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朝歌集

张晖 著 张霖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歌集/张晖著;张霖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2
(六合丛书)
ISBN 978-7-308-12260-3 *

I. ①朝…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9212号

朝歌集

张晖 著 张霖 编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49千

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260-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s.tmall.com>

目录

小引 1

第一辑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

《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5

第二辑

理论的转型 25

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 42

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49

“古典新义”学术论坛构想 55

第三辑

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 61

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二：陈三立的佚函 72

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三：俞平伯佚函（残稿） 82

第四辑

诗言志，载道还是抒情？ 89

史料背后的问题意识 94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100

学院里的老杜诗 104

沉迷于细节的《晚唐》 108

村上哲见的唐宋词研究 113

《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的

启示意义 118

运交“大壮”的黄宗羲 124

吴宓的亭林诗评论 129

世家与文学 136

遗民的诗话学 140

儒家文明催生的明代四大奇书 146

大观园里的生老病死 151

梁山好汉，重新排排座 156

阅读《章太炎的思想》的两种方式	160
太炎门生朱季海	167
狩野直喜，日本本位的儒家情怀	173
词学大师龙榆生的造诣和影响	179
《傅斯年遗札》的价值	184
黄裳早岁题跋一瞥	190
著书之难	192
如何书写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史？	195
重开天宇的文学史	204
评曾守正著《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	210
教你如何读文学	217
鉴赏的意义	221
近人诗词集过眼录	227
《海藏楼诗》庞石帚先生评语辑钞	234
短评五则	250

第五辑

陈散原的早年诗	259
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往来	261
性情与学问：读新版《黄侃日记》	268
作为松江人的施蛰存	282

南大的历史在哪里 287

1952 年院系调整对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影响 291

第六辑

元稹，背了一生情债 301

柳永，沦落得精彩 308

吴梅村，至死不原谅自己 318

黄宗羲：为何坚持死后裸葬 326

柳如是，钱谦益一生的爱恋 333

近代著名女诗人施淑仪 341

附录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345

编后记 376

小引

2005 年的最后一天，我从红磡登上北来的列车，准备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当火车穿过灰蒙蒙的华北平原时，我想起唐人李颀有一首《送魏万之京》：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诗人所描绘的激越又忐忑的情绪，与我当时的心境颇为相似，我原已做好奋斗前行的准备。然而，求职过程中的变故迭出，以及接下来北京生活的窘迫，无情地将我从二十年的学术大梦中惊醒。我愕然发现，在这座刘伯温建造的八臂哪吒城中，位阶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而空有一身真本领的哪吒，永远困

厄于他的忠忠孝孝，不得自由。

为了成全一切人，哪吒终于剔骨削肉，化作莲花。他殉了他的道，成就了他的名。而淹没在哪吒城中，无歌可唱的我，不免自问再三：朝歌城外肆意闹海的少年与銓列仙班的天神，到底有何不同？哪一种人生，才能得其所哉？

张晖于京西雁度庐

2012年11月21日

第一輯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 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汤武革命”语境下的《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1]与《西游记》一起，一向被视为神魔小说的代表。^[2]其荒诞的神魔斗法故事吸引了历代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但故事的背景——“武王伐纣”这一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学界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商周之际的朝代更替战争“武王伐纣”与“成汤灭夏”一起被史家称为“汤武革命”，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暴力推翻政权的重大事件。由于它对皇权合法性构成了巨大威胁，故历史上“汤武革命”一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儒生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前争论“汤武革命”，最后竟然涉及汉高祖刘邦造反是否合法，景帝只能出面阻止这场争论，并说：“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3]如何给“汤武革命”定性，它的合法性体现在哪里？

从孟子到宋儒张载、朱熹，对此都有深入的思考。^[4]

清人褚人获始将《封神演义》置于“汤武革命”的背景下进行仔细论述。作为《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一直对朝代更替的合法性问题给予关注。他在《封神演义序》中假设了一个问题：“太公导武王伐纣，是以下杀上也。伯夷叩马，直曰弑君。当时纣恶虽稔，周德虽著，而守关扼塞之臣，怀才挟术之士，群起而与太公抗。此见汤之明德尚未泯于人心，使商纣苟能痛革前非，勤修政事，况又有比干、闻仲诸贤以佐之，吾未见姜尚之必捷也。子何以右之若是。”褚氏预设此尖锐问题，是为了引出他的见解：“伯夷叩马之际，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义士也。’伯夷之志，欲全万世君臣之义；太公之志，欲诛一代残贼之夫；志不同而道同也。”^[5]

在这里，褚氏有答非所问之嫌。一方面，他认为成汤江山尚有遗爱在人间，为何不是辅佐纣，而要伐纣。另一方面，却以孟子的“残贼”理论来证明伐纣的合法性。换言之，一个问可以不伐纣，为什么要伐纣；而回答却是可以伐纣，为什么不伐纣。褚氏的这些言论并未提供超越前人的思考。但是，他将《封神演义》放入“汤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无疑开启了深入理解《封神演义》的一个崭新角度。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封神演义》既然以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述背景，而且作者的立场明显偏向周武王、姜子牙一方，那么，作者是如何建立“武王伐纣”合法性的呢？

有学者指出，“天命”是《封神演义》的主导思想。^[6]无论

是纣王无道、武王起兵、还是神魔斗法等皆遵循天命。在这个不可知的力量的控制下，“武王伐纣”似乎获得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天然的合法性。然而，若仅以“天命”为凭，“武王伐纣”仍然无法摆脱“弑君”的舆论压力，获得普遍认同。为此，《封神演义》在处理纣王无道、圣人出世（指西周文王）等所谓“天命”时，亦花费相当的笔墨去描述小说中人物的道德观、伦理观，试图从人伦、道德层面建立其合法性的根基。^[7]明人李云翔曾敏感地指出，《封神演义》“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顿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8]。钟伯敬评点《封神演义》时，对道德伦理也再三致意。近人宋恕（芸子）也注意到《封神演义》中的人伦：“为之臣者，临难固不得不为其君；为之民者，非无故被戮，亦不得轻叛其国；故此书以夷齐起，以夷齐结，而中间事事牵入比干，为君为国为民，兼尽其道，乃人伦之至也。”^[9]本文将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封神演义》如何处理“忠”、“孝”的问题，来探讨小说建立武王伐纣合法性的多重途径。

“叛逆”的哪吒抑或“忠孝”的哪吒

在《封神演义》中，哪吒是最具叛逆精神的人物之一。从唐代开始，他的故事就出现在各种佛经中，后经复杂的嬗变，

直到明代的《封神演义》才最终得以完成。^[10] 哪吒是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因为打死了夜叉和龙王三太子，又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闯下大祸。龙王因此迁怒于李靖。哪吒不想连累父母，决定独自承担过错。为了断绝父子关系，他在父母面前“析骨析肉”，死后莲花化身而复活。

今人在解读哪吒时，大多会刻意强调他的叛逆性格，并认为哪吒的意义在于反对封建孝道观念。^[11] 然而，明人钟伯敬却认为哪吒是个“忠孝”双全的人。他说：“哪吒顽劣，不亚美猴王。而一念忠孝，慷慨激烈处，有似花和尚、李铁牛。”^[12] 小说在第十二回，曾几次点出哪吒是一个具有孝心的人。比如，哪吒杀了龙王三太子后，随即就想到用龙筋给父亲做条腰带。龙王到他家中问罪，哪吒向师父太乙真人求助：“今散光欲奏天庭，父母惊慌，弟子心甚不安，无门可救，只得上山恳求老师，赦弟子无知之罪。”

然而，哪吒的孝心无法缓解父子间渐趋紧张的关系，他们的冲突最终导致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在儒家的孝道观念中，“析肉还母，析骨还父”这一行动无疑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唐玄宗注曰：“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13] 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宇文所安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强调哪吒和父亲斗争 (struggle)，同时，还向儒家孝道观念提出挑战。^[14] 高辛勇也认为这是逃离儒家伦理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15]

但是，从佛教的角度看，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并不是不孝，反而是“大孝”的表现。佛法东来之后，孝的问题一直是佛法与名教论争的焦点。汉魏时期的《牟子理惑论》，借老子“上德不德”的思想，用“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理由，来辩称佛家的“大孝”胜于儒家的“小孝”。^[16]什么是佛家的“大孝”呢？比如佛陀悟道后升忉利天为母说法，是为“大孝”。另如《四十二章经》中说：“饭辟支佛百亿，不如以三宝之教，度其一世两亲。”^[17]

同样地，佛经里的哪吒故事^[18]，强调的也是哪吒通过“析肉析骨”的方式显出佛身，向父母宣讲佛法。如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里说：“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于莲华上为父母说法。”^[19]《五灯会元》里有“那吒太子”一条，仅短短一句话：“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20]由此可见，哪吒“析肉析骨”，恰恰是佛法中“大孝”的典型。

宇文所安同时认为，哪吒和父亲之间的斗争主要针对的是儒家孝道观念。《封神演义》在描写哪吒“析骨析肉”之后，确实增加了“父子参商”的情节^[21]，但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对儒家人伦观念构成实质的威胁。

在小说中，哪吒为了死后能够恢复肉身，需要建造自己的庙宇，受老百姓香火供奉。但建造庙宇却不得不向父母求助。^[22]于是，哪吒在三更时分向母亲托梦，利用亲情说服她为自己盖庙。后来，当李靖知道哪吒建立了自己的行宫，大怒之下，冲

上翠屏山，将哪吒行宫一举捣毁。大骂：“畜生！你生前扰害父母，死后愚弄百姓。”并将哪吒的金身打得粉碎，放火烧了庙宇。这些行动表明，哪吒“析肉析骨”的行为并没有改变他作为儿子的身份，李靖对哪吒依然拥有父对子的权力。“析肉析骨”行为，非但没有中断哪吒和家庭的关系，反而强化了他对家庭的依附性，伦理关系依然决定着他的命运。

所以，小说中哪吒和李靖的正面冲突，实际上起源于捣毁行宫这一事件。此时的哪吒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骨肉已交还与你，我与你无相干碍。”这在叙述上是矛盾的。正如前面指出，即使哪吒将骨肉交还，他想重生，还是要借助父母之力（小说中强调是母亲的力量），父亲不允许他重生，他就无法可行。所以这里所谓的“无相干碍”，只是哪吒一厢情愿的想法。与孙悟空不同，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诞生的，他不是谁的儿子，不受人伦的束缚。而哪吒始终是李靖之子，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一直存在。血缘关系是社会伦理的底线，谁也无法将之突破。^[23]

学者大多以小说中哪吒讨伐李靖的一段来说明哪吒的叛逆与人伦的不稳固，但我们须注意，哪吒最终是和父亲和解的。表面上看，这归功于燃灯道人的劝解，并赠给李靖降服哪吒的金塔一座。宇文所安说这是因为权力的体系（a hierarchy of power）让哪吒和孙悟空一样，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4]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小说借助燃灯道人对哪吒所说的一番话道出了原委，燃灯道人说：“哪吒，你父子从此和睦。久后俱系一殿之臣，辅佐明君，成其正果，再不必言其前事。”也就